

《「副/福」業回顧》-33 求真第一(1)： 意識形態及扭曲史實

美國St. Louis大學及Glennon樞機主教兒童醫學中心小兒科 朱真一

前言

在本刊最近兩年半多，回顧戰前台灣「新」醫學的發展。自己從小就對歷史以及歷史故事很有興趣，不過從未有想當歷史學家，或寫有關歷史文章的念頭。醫學院畢業後，各種訓練完後，到St. Louis大學醫學院就職，可是不到兩年，因主任不幸突然逝世，無法繼續實驗室研究，反因不必晚上及週末去實驗室，有業餘機會探討台灣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^{1,2}。感謝本刊這兩年半多，刊登《戰前新醫學發展》為主題的回顧³。

回顧自己探討過的題材，對泛稱為「醫學史」或「醫學故事」的主題寫得最多，尤其是戰前（1945年以前）有關台灣「新」醫學發展³⁻⁵。對醫學/科學的造假問題，也探討並出版不少文章，最近還出版過一本《醫學倫理：美國造假經典案的教訓》⁶，主要討論美國的「經典」造假案，完全造假的論文如何登上頂尖醫學雜誌，醫學機構或人士與廠商的利益衝突，以及其他探討有關「求真」的問題。

「求真」在醫學/科學上很重要，有次去訪問成功大學時，看到賴明詔前校長的演講海報，很高興地去聽。他在演講中談及他自己的研究及教學生涯，強調科學及學術以求「真」最重要。無獨有偶，約同時收到剛出版的《成大醫訊》⁷，醫學院院長林其和，在一篇文章中，寫到參加歐洲醫學教育年會後的感想，還把標題中的「教育」及「真理」兩詞以更大的字體寫出（圖一）。可見醫學/科學上以及教育目標，求「真」很重要，不只研究及教育



圖一 林其和院長的文章題目，教育及真理兩詞大字體。（謹謝成大醫訊）

上，在臨床診治及服務社會等等，都該以「求真」為最重要。

醫學史也須「求真第一」

回顧自己探討醫學史的經驗，覺得跟上述醫學或科學的研究、教育、服務病人或社會，一樣必須「求真」，為強調「真」的重要性，特別說「求真第一」。這篇及以後「求真第一」的文章，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在「唱高調」或「自我標榜」。以「求真」為題目，因為回顧自己探討醫學史及故事時，發現報導中有錯誤，有些是無意的疏忽，有些是採用錯誤，甚至是造假的資訊，以及一些可能下面會討論，因意識形態所扭曲的史實。不管什麼理由，若沒人指出，那就更偏離「求真第一」之心。

若懷疑可能有錯、扭曲及造假，更要認真地去探討及找出證據，指出為何有錯誤及扭曲及造假。討論這「求真」的題材，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提醒自己要「求真」，避免寫出及傳達不「真」的信息。寫這「求真第一」的拙文，覺得有三點很重要，第一點是避免「意識形態」偏激，就可能引起扭曲史實，第二是多多廣泛地尋求不同來源的資訊，第三是對找到的資訊，要多多質疑是否正確，找出不管是無

意、疏忽、扭曲、甚至造假的錯誤資訊。這篇先來討論，「意識型態」如何可能扭曲歷史的真相！

意識形態的意義

若上網去查「意識形態」，在Google填入後，其AI Overview就說：「意識形態(Ideology)是一套系統性的觀念、價值觀、信念或信仰體系，用以解釋社會如何運作、界定合理秩序，並指導個人或團體的行為。它常被用來為統治權力合法化，反映特定階級的利益，並塑造人們看待世界的框架。意識形態不僅是抽象思想，也具物質性，存在於日常生活和文化中。」，上面華語的解釋看來是從英文解釋“Ideology”的翻譯。維基或自由百科，有類似但稍不同的語詞。

維基百科還特別說：「有兩種具有本質性區別的涵義：若將意識形態視其為一種無價值偏見的概念，意識形態可視為是想像、期望、價值及假設的總和；若考慮政治的層面，則意識形態是『所有政治運動、利益集團、黨派乃至計畫草案各自固有的願景』的總和」。過去自己發表過有關「意識形態」的拙文中，最「政治性」的，是一篇「你們台灣人不要有意識形態」⁸，就如上面AI Overview說的，「它常被用來為統治權力合法化，反映特定階級的利益」，若有興趣，請上網(<https://www.thinkingtaiwan.net/content/3110>)看拙文⁸。

由於台灣歷史的複雜及多變遷，台灣的各方人士，一向有親日/反日，親中/反中，親



圖二 謝博生院長。

美/反美，以及現代的所謂藍/綠或藍+白/綠的對抗。對台灣歷史，包括醫學史的探討、寫作及報導，很可能會因「意識形態」，寫出有扭曲的報導。兩期前的拙文⁴，就提到在范燕秋的碩士論文中，她評論一人寫的論文，強調日本的殖民政策，「導致台灣人的保健落後及無知」等很負面的內容，范燕秋兩次提到那論文「或受限於資料，無論在研究角度或觀點討論上，均存在頗多問題」以及「似乎與事實有頗大距離」。拙文中就提到范燕秋會如此地評論那論文，「或許是那作者的『意識形態』使然」，這「意識形態」是我加上的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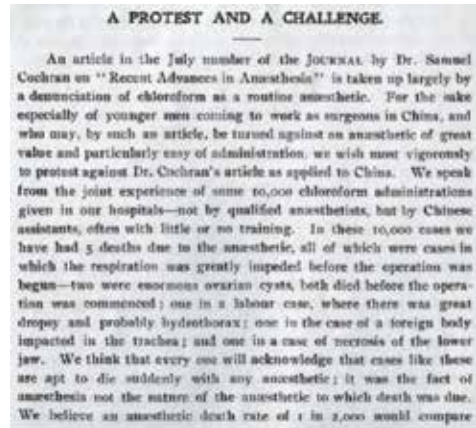
意識形態對台灣醫學史的影響

下面的討論，雖然討論的是台灣的醫學史，其實還是有「政治性」的成份。不久前看一本書，前台大醫院副院長吳寬墩寫的書⁹，說台大醫學院前院長，謝博生教授(圖二)退休時的特別演講，說謝教授非常擔憂台灣現代醫學史，因為國民政府的高壓政策，切割及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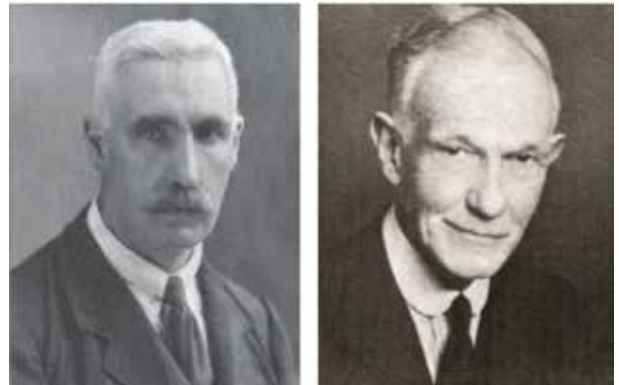
曲了史實。台灣的現代醫學，不是由中國大陸移植過來的，有些人正想將日治時代的台灣醫學史切斷，而將中國大陸當時的醫學成為這一百年的主流。不過謝教授後來發表於《台灣醫界》那天的演講稿時，很可惜他沒寫出這一段感慨¹⁰。

以後看到「台灣麻醉醫學會」網站，有一「麻醉大事紀」之文¹¹，那文列在首頁「關於本會」之中，好像是這學會的「官方」台灣麻醉醫學史。簡史表從華陀開始，再談中國的乙醚、氯仿、Cocaine、Novocaine、脊髓麻醉等的歷史。第一次提到台灣是1951年，說王學仕醫師在陸軍第一總醫院，由外科轉而專攻麻醉，以後的內容都是台灣麻醉醫學典故。好像要說在1951年以前，台灣沒有麻醉醫學，但有11項有關中國的麻醉醫學。看後寫了一感慨之文¹²，想這就是謝院長的憂心：使人認為台灣的現代麻醉醫學，由中國大陸移植過來？

因此特別去探討台灣戰前的麻醉醫學，請看探討後的拙文三篇¹³⁻¹⁵。台灣很早就有麻醉醫學的記錄。在《海關醫報》有文說，1875年有一手術時，提到另有醫師執行麻醉。南部海關醫官，在1891年12月20日為病人做肝膿腫，要放入導液管時，有氯仿麻醉的記載。十九世紀時，馬偕牧師(Rev. George Mackay)說，他為台灣人拔牙時不必麻醉，可是為一些歐美人拔牙時，就由歐美師幫忙麻醉^{13,14}。馬偕日記還記述，當歐美醫師手術時，多次由馬偕牧師幫忙做全身麻醉，他可說台灣第一位麻醉師(anaesthetist)，較詳細的請看拙文¹⁴。



圖三 發表於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文章的最前段。



圖四 少年馬雅各醫師。 圖五 蘭大衛醫師。

日據時代彰化基督教醫院、新樓醫院及馬偕醫院，都有些麻醉醫學的記錄¹⁵。發現不少麻醉有關的文獻，最有意義的是小馬雅各(Dr. James L. Maxwell Jr.)與蘭大衛(Dr. David Landsborough)醫師共同執筆登於1913年9月的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的一文“A PROTEST AND A CHALLENGE”¹⁶(圖三)，他們對一氯仿麻醉報告的抗議及挑戰。那文的內容可看出一百多年的前，台灣早期的麻醉醫學，他們一起說有上萬例的經驗。看過曾在馬偕醫院服務

過的羅明遠醫師(Dr. Robert McClure)，在其回憶文中，他說他最先在馬偕醫院，開始脊髓麻醉術。

比王學仕醫師1951年專行麻醉學，更早9年的1942年，日據時代的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^{17,18}，因為太平洋戰爭開始，無船可回台，不得不留加拿大時，曾去學習麻醉，她是北美第一位學習麻醉的女醫師。戰後她轉往美國，又因為船員罷工，又無法返台，趁機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麻醉。後來回到台灣，恢復她以前婦產科醫師的專業，她沒寫有否應用她在北美時，學習的麻醉學知識與經驗。

另外在日據時代的教學醫院及各地公立醫院，一樣進行各類手術，想應該也有各種麻醉醫學。總之，「台灣麻醉醫學會」的簡史，好像對最早期來台灣的歐美醫師，以及日據時代的台灣麻醉醫學一屑不顧，完全不去探討，甚至戰後1945-1951年期間，只寫中國的麻醉簡史，完全沒台灣的麻醉醫學，想這就是謝博生院長憂心的「台灣現代醫學史，被切割及扭曲，將中國大陸的醫學成為這一百年的主流」。

上面提到謝博生教授的感慨，不只一些台灣機構及人士，以前看過一本由ABMAC (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)出版的書¹⁹，看來不只國民政府的高壓手段，連美國有關的機構及人士，也推波助瀾地扭曲台灣醫學史。

看該書的目錄第二部分有13節，除了一節登杜聰明有關台灣醫學教育的舊文，其他

12節講台灣現代醫學的拓荒者(Pioneers)，都是跟美國機構有關，尤其上述的ABMAC及農復會等，以及從中國或美國到過台灣的人士，書中所說的拓荒者是劉瑞恆、Dr. George Humphrey、葉曙、顏春輝、許雨階、盧致德、Gertrude E. Hodgman等¹⁹。顏春輝博士雖出生於台灣，戰前到中國讀大學及協和醫學院畢業，一直在中國服務，戰後才回台灣。

美國及世界醫學衛生機構，戰後幫忙台灣不少，尤其資助台灣醫界人士到美國進修。美國那時代的醫學，的確比日本及歐洲更優秀更進步，戰後的台灣醫學漸漸地「美國化」。美國跟台灣有關的醫界人士，反而認為台灣現代醫學，是美國及戰後來台的中國人所創造，而不是早期非美國的英國及加拿大及日本人士？

這書的編輯是哈佛大學的歷史PhD，為了推廣他的書及觀點，到北美醫師協會的全國大會，一些北美台灣各醫學院的校友會上，以及到台灣各種場合去推銷那本書。可是沒看到台灣或海外台灣人，有人評論他編輯的書。有可能因為作者推銷他的書及觀點，引發上面謝博生院長的憂心「台灣現代醫學歷史，被切割及扭曲」。是否就是「意識形態」使然，有意或無意地扭曲台灣新醫學的「創建史」。

台灣的現代醫學，從英國及加拿大醫師來台服務開始，他們是開始推動台灣新醫學最重要人士，雖然有人強調他們是為傳教或為帝國主義服務。日本現代醫學只比台灣早幾十年。日本殖民台灣時，大力推廣現代醫學，無論日本政府的目的是為什麼，戰前日據時代末期，

台灣的健康衛生水準，想在亞洲可能是僅次於日本而已。比起其他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，台灣人的保健及接受的教育，都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好²⁰。

歐美及日本醫師的遺產(Legacy)

台灣的現代醫學，早期來台服務的英國及加拿大基督教會的醫師宣教師外，還有英國的海關醫官。他們是台灣現代醫學的拓荒者，不但以優良的醫術及服務，介紹及引進現代醫學。他們還以學徒方式推行醫學教育，甚至於1880年代開辦正式用英文的西醫教育班。請看本刊最近二年多的拙文系列。這裏還是再提出台灣還繼續保留他們的寶貴遺產(Legacy)！

來台服務的歐美醫師，如馬雅各及二世醫生父子、戴仁壽醫生(Dr. George Gushue-Taylor)、羅明遠醫生父子、萬巴德及大衛醫生(Drs. Patrick and David Manson)兄弟、馬偕牧師以及蘭大衛醫生父子等等。他們對台灣醫學的貢獻良多外，服務的精神，會使我感到慚愧。他們留下來的服務精神，仍在台灣醫界傳承。

台灣被日本佔據後，大力推廣新醫學。日本政府對一般及醫學教育更積極推廣，來台灣的不少醫界人物，是台灣各專科醫學拓荒者，如婦產科的川添正道，內科的吉田坦藏，耳鼻喉的岸一太及和辻春次，病理學家田中祐吉、久保信之及今裕以及生化學的廣畑龍造等。無論日本政府的目標或動機如何，我們應該感謝早期日籍醫師的精神。

曾在台灣工作過的河西健次、橫川定、

中川幸庵及萬巴德醫師們，是世界重要的寄生蟲學大師。日本注重熱帶醫學，有其南進政策的考量，不過也訓練了不少台灣人從事研究及防治工作，而奠定良好的基礎。戰後更發揚光大，成就輝煌，如撲滅瘧疾而且更進一步援助世界其他地區²¹。戰後美國醫學影響台灣醫學深遠，美國貢獻台灣的新醫學良多，但台灣新醫學不是美國人所創建。

日本的醫師尤其一些醫學教育者的敬業及工作精神，也一樣影響台灣醫界。記得1970年代，曾在美國的醫學協會會刊(Journal of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; JAMA)看過一文，一位美國一醫學院教學醫師，去日本休假進修(sabbatical)一段時間回美國後寫的，他說美國的醫學教學界者，常感嘆工作艱辛，但比起日本醫學教學者，根本不能比。日本醫學教授們，一早上班，午、晚餐都在工作場合吃，不到晚九、十點不回家，幾乎沒有週末。

以後也看到台灣的報導，有些早期醫學院教學醫師，有所稱「兩個便當教授」，早上出門帶兩個便當上班，午、晚餐就在辦公室或實驗室吃，很晚才回家，跟JAMA那篇文章很類似，想應該是日本醫學教授留下來的身教。台灣人學習日本老師的苦修及研究精神，也幾乎晝夜不分，沒週末地埋頭進修及研究。日本醫學教授的身教，傳給他們的學生-台灣醫學教育工作的前輩。

歷史能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教訓，台灣醫學的傳統及承續，不應該忘記最早期到台灣的歐美及日據時代人士的貢獻，不要強調美國的貢

獻而扭曲史實，這裡拋磚引玉地再提出來，希望有更多的討論。我們要正確的歷史，不要扭曲的台灣史實。

參考文獻

1. 朱真一：副/福回-1有「緣」得福；回顧有「福」之業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3; 67(9): 87-9。
2. 朱真一：副/福業回顧-2探討馬偕牧師誤會的「緣」與「福」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; 67(10): 90-5。
3. 朱真一：副/福業回顧-32醫療卓越及其他更多，感恩馬偕牧師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3; 72(4): 79-84。
4. 朱真一：副/福業回顧-30台灣醫療照顧卓越；感恩艱辛的開啓者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 2026; 70(2): 72-7。
5. 朱真一：副/福業回顧-31台灣醫療照顧卓越；感謝日據時代的政策、教育及前輩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6; 70(3): 83-9。
6. 朱真一：醫學倫理：美國造假經典案的教訓。基隆市，基隆市肝病防治協會; 2022。
7. 林其和：參加 2012年歐洲醫學教育年會感想-教育不是灌輸一大堆事實，而是追求真理的過程。成大醫訊2012; 23(2): 6-8。
8. 朱真一：你們台灣人不要有意識形態。想想論壇網站：<https://www.thinkingtaiwan.net/content/3110>
9. 吳寬墩：永遠的二號館—重視台灣醫界的人文精神（頁265-274）。台北市，原水文化; 2008。
10. 謝博生：連結與延續。台灣醫界2008；51: 96-102。
11. 台灣麻醉醫學會網站: In Internet：<http://www.anesth.org.tw/about/history/history.asp>
12. 朱真一：被國民黨「麻醉」的台灣醫學史。自由時報(2015/01/06自由評論網)。In Internet：<https://talk.ltn.com.tw/article/paper/850654>
13. 朱真一：馬偕麻醉拔牙及訪牙醫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16; 60(1): 81-5。
14. 朱真一：馬偕是台灣第一位麻醉師。台灣醫界2017; 60: 436-4。
15. 朱真一：新樓醫院及彰化基督教醫院早期的麻醉醫學。台灣醫界2017; 60: 617-22。
16. Maxwell JL, Landsborough D: A protest and challenge.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1913; 27: 394-395.
17. 朱真一：拓荒者—蔡阿信。載於臺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（頁24-49）。台北市，望春風文化; 2004。
18. 朱真一：第一位麻醉學訓練的蔡阿信醫師。台北市醫師公會會刊2026; 60(5): 79-84。
19. Watt JR(ed): Health Care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aiwan, 1950–2000. New York, The ABMAC Foundation; 2008。
20. 林吉崇：台大醫學院百年院史（上）。台北市，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; 1997。
21. 朱真一：臺灣熱帶醫學人物-開拓國際交流的醫界先驅。台北市，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; 2011。🇺🇸